专题：中美关系迈向“新冷战”？

第二次冷战的连续性及其变化

[美] 哈维·萨波尔斯基

内容提要：尽管第二次冷战并非不可避免，但如果真的成为现实，较之第一次冷战，它很可能将展现重要的不同和相似之处。主要的对阵双方很可能还是一样的，但是对阵双方内部的关系必将不同。主要的连续性是美国的动员，因为在第一次冷战中，美国拥有大规模常备军、全球存在和专注于维持美国军事优势的技术研发系统。挑战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要求东方在新一轮竞赛中就新的等级秩序达成一致，发展远程作战力量，并拥有与美国相匹配的军事创新能力，可谓任重道远。

关键词：冷战 动员 美国 中国 俄罗斯 苏联

一、引言

如果第二次冷战以类似于第一次冷战的形态爆发，那将会造成一场悲剧——因为第一次冷战的惨痛经历让全世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数百万人死于次级战争（sub-wars）。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冷战中，核毁灭的威胁也常近在咫尺。次级战争与军备竞赛的花费高达数万亿美元。在第一次冷战结束三十年后的今天，东欧和东亚的紧张态势再次升级。第二次冷战尽管并非不可避免，但却有发生的可能。

如果真的发生第二次冷战，尽管基本的敌对双方很可能和第一次冷战时相同，即西方阵营的赢家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对阵东方阵营的赢家

哈维·萨波尔斯基（Harvey M. Sapolsky）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公共政策学和组织学荣休教授。

原文刊载于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主办的英文期刊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 1, No. 2, 2019, pp.213-222)。此处刊载已获得作者本人及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出版集团的授权许可。

俄罗斯和中国；但较之第一次冷战，第二次冷战很可能有着重要的不同之处。部分原因是随着冷战的结束，两大对峙阵营之间及阵营内部的关系已不同以往。苏联解体后，作为苏联主要遗存和核武器继承国的俄罗斯是一个相对贫穷且几乎没有盟友的国家，并面临着经济疲软和人口缩减的窘境。苏联在欧洲全部盟友的拥戴对象都已从华沙条约（Warsaw Pact）转变为北约，甚至一些苏联共和国加入了北约。另外，较冷战结束之时，中国变得富裕，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诸多深厚且独立的经济联系。因此，俄罗斯并无希望成为中俄再度结盟中的主导方。中俄两国的任何潜在盟友（有可能是中东和中亚国家）在经济上都很脆弱，而且经常由于与中俄存在宗教或种族的重要差异而倍感压力。相比之下，美国在欧洲和亚洲拥有了新朋友，其中很多国家的财富正在不断增加。

连续性的重要一面在于西方，以及第一次冷战的主要赢家美国。美国保持了基本的安全架构、全球战略重点、军事部署、联盟，以及因第一次冷战产生的对遥远地区冲突的积极介入。除去老伙伴，现在美国又拥有了新的伙伴国家。美国仅削弱了三分之一的军事力量，军事开支经历了短暂缩减，而在军事技术方面投入根本没有减少。从本质上讲，如今的美国比第一次冷战期间更为强大，也更为富足。¹

二、第一次冷战的成果

美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联手取胜后转向对抗，对全球权力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它们改变了美国调度自身资源的方式。由于地理上的孤立及宪政结构的特点，美国传统上仅保持最低限度的国家军事力量，冲突发生时动员州层面的民兵组织和志愿役部队加以应对，冲突结束后则复员这些部队。美国军事装备的研发和生产也存在着类似的模式。冲突间歇期，小部分联邦兵工厂和造船厂会为常备军提供最低限度的支持，负责部分装备（大炮和船只）的设计与制造；而在战争期间，则雇佣承包商来为应对冲突而动员的更大规模的部队提供充足的装备及物资。²

20世纪初，美国的实力便在国际上得到了充分的认可，但其维持最低限度常备军数量及需要长时间调动野战军的模式也为世人所知。美国人口规模庞大，早在20世纪初摧毁日薄西山的西班牙帝国时，美国已位列世界工业巨头之一。然而，尽管摧毁西班牙帝国之举获得成功，且并未付出多少代价，但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在动员和后勤领域遭遇大量难题，从而引发了诸多改革，以提升美国在

1 Michael Beckley, *Unrivaled: Why America Will Remain the World's Sole Superpow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2 Harvey M. Sapolsky, et al., *U.S. Defense Politics: The Origin of Security Policy*, London, UK: Routledge, 2017.

未来有需之时动员军力和进行国际干预的能力。不过，这些改革并未为远征作战建立起大规模的常备军及工业基础。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对手皆注意到，尽管美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但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在遥远的战场上发挥这种力量。1915年，德国暂停了在大西洋上针对支撑英国海上运输的无限制潜艇战，以免将当时尚持中立立场的美国拖入一战。1917年年初德国恢复作战，错误地认为自己在美国能够部署足够的军队影响战事之前，可以在这场战争中取得对英法足够多的优势以赢得战争。然而，英法设法坚持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动员、训练、运输、装备了一支约200万人的美国远征军，这支远征军扭转了对德战场上的平衡，令德国付出了战败的代价。

同样地，在二战中，德日认为它们能够在美国动员和部署其力量之前，获得足以决定和平条件的优势地位，日本于1941年12月发动了对美国的袭击，其盟友德国也对美宣战。美国只用了六个月的时间便取得了中途岛战役（Battle of Midway）的胜利，开始在太平洋上击退日军。1943年5月，美国取得大西洋战役（Battle of the Atlantic）的胜利，为在西欧扭转德国的优势创造了可能。不同于一战，二战中的美国不再依赖英法制造的武器，而是成为了整个盟军联合军事行动的武器库，为苏联和其他盟友提供军火及其他战争物资。二战期间，美国制造了数百万辆卡车、30万架飞机、10万辆装甲车、5万艘货轮、8千艘军舰，¹还动员了超过1200万名士兵。日本和德国对此严重误判。

二战之后，尽管美国获得了主导地位，敌人被彻底摧毁，而盟友也被这场几乎并未触及美国本土的战争消耗得精疲力竭，又尽管当时在欧洲和亚洲都有要求美国驻军的需求，美国还是一如往常，在战争结束后迅速开始复员军事力量。飞机和船只或被闲置，或被废弃。大部分军人回归平民生活。原先做军工生意的公司失去了军事合同转而生产商用产品。军事预算大幅缩减。美国军事的大气球不断缩小。

不久，与苏联展开的冷战扭转了上述进程，改变了美国国内三个重要且看似永不变更的政治与制度关系，并极大地影响了国际力量对比。²第一个是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关系，即联邦制（Federalism）。第二个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关系也同样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传统上保有小规模、弱管理的公共部门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却找到了一种发展及制造复杂武器系统的模式，这一模式在一定规模上既不破坏私人部门，也不让公共部门独断地掌控美国经济。在

美苏冷战改变了美国国内三个重要且看似永不变更的政治与制度关系，并极大地影响了国际力量对比。

1 Alan L. Gropman, *Mobilizing U.S. Industry in World War II: Myth and Real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 Harvey M. Sapolsky, et al., "Security Lessons from the Cold Wa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4, 1999, pp. 77-89.

了解其结构或影响之前，一些人轻蔑地将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生产武器上的关系贴上了军工复合体（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的标签。第三个变化则发生在美国科学界和军队之间。传统上远离科学且不看重其内部进程的军队成为了科学界主要的赞助者和利用者。

除了战时，过去美国联邦政府及总统的权力有限且处于弱势，绝大多数行动和全部预算都有赖于国会的批准。冷战为美国创造了一个几乎等同于永续战争的情境，赋予美国总统几乎不受制约的权力来制定外交政策及进行国防相关的决策，而且总统掌控数量庞大且经轻易协调即可到手的资源来执行这些政策决策。而此前，美国总统只是受宪法约束的联邦政府首脑和通常并不直接统帅军队的武装部队总司令。¹ 以往所欠缺的大规模常备军及一系列支持性部门也相继建立了起来，为其提供相关情报、技术和管理能力。在美西战争后的军事改革中，已被重新归类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现代化的民兵组织则被规划为更具辅助性的角色。不过，美国已经拥有了在总统指令下进行全球部署以维护美国利益的现成部队。对美国总统发动战争权力的制衡受到削弱且愈发低效。这种对总统权力制约的弱化也已渗透到了美国国内事务中，国家安全相关的理由常被联邦政府用以扩大规模和增强对美国人日常生活的干预。

联邦政府获得武器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一些人将其结果称之为美国社会中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有效融合。由于冷战，美国开始依赖承包商来研发和生产武器。美国军方已不再依赖政府的兵工厂和造船厂进行武器设计与原型制造，也不再动员承包商为战争进行批量生产，而是持续不断地利用承包商获取武器。主要的承包商开始逐步掌控整个武器供应系统，包括次级承包商网络、必要的培训、物流支持以及后续更新，等等。在这一过程中，主要的承包商完成了传统上分配给政府的任务，而政府开始为国家的技术创新——传统上美国私人部门的任务——大力提供资金支持。²

美国军方和科技界的关系也同样受到了冷战的影响。³ 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可以看出，美国军方偏好严格控制，但在冷战时期与苏联至关重要的军备竞赛中，创新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目标，它要求科学家和工程师拥有更高的独立性与自主

1 Ivan Eland, *War and the Rogue Presidency: Restoring the Republic After Congressional Failure*, Oakland, CA: Independent Institute, 2019.

2 参见 Don K. Price, *Government and Science*, New York,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54; Andrea Prencipe, Andrew Davies and Mike Hobday, eds., *The Business of Systems Integrat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eter Dombrowski and Eugene Gholz, *Buying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Defense Industry*,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Jacques S. Gansler, *Democracy's Arsenal: Creating a Twenty-First-Century Defense Industr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1.

3 Harvey M. Sapolsky, *Science and the Navy: The History of the Office of Naval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权。由于各军种间相互竞争，以及政府内外各种中介组织的建立，例如内部的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Naval Research）和高级研究计划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还有外部的加州大学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麻省理工大学的林肯实验室（Lincoln Laboratory）和德雷帕尔实验室（Draper Laboratory）、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应用物理实验室，这些机构中的大多数曾被正式指定为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中心（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s，简称为FFRDCs），军队由此成长为科学事业的高效赞助人和先进技术成功推动者。

帮助加速美国冷战动员的朝鲜战争，曾被视为苏联在欧洲行动的潜在转移，美国也因此在欧洲和亚洲同时部署了军事力量。早期评估认为冷战是一场长期的、全球性的意志考验。因此，维持有活力且不断增长的民用经济的需求能缓和动员的负担。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经济的增长使得美国能在军费开支增长的同时减少其对社会的经济负担，即降低了军费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GNP）中的占比。由于担心与人数更多且不计伤亡损失的苏联发生正面对抗，美国的军事理论首先把重点放在核武器和空军上，随后则广泛且持续地强调技术创新（经济学术语则是以资本替代劳动力）。¹事实证明，第一次冷战持续了40多年，并随着苏联帝国的解体而终结，因为很明显，苏联无法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消费主义和科技实力一较高低。

三、坚持到底：第一次冷战之后的岁月

冷战结束后，美国为管理其全球安全利益而建立的各种关系和制度化结构并未就此瓦解。尽管有人提出美国应在冷战后从海外撤军，但美国仍旧保持全球部署的态势，为其盟友和朋友提供本质上无偿的安全管理服务，而且可能无意间为第二次冷战埋下了伏笔。当然，美国的军费预算和军事力量削减了1/3左右。不过，美国的基本军事态势得以维持，包括驻外基地、全球威胁监测，以及对武器技术持续的不断更新。

在美国国内，尽管学界对美国在冷战后应该扮演的国际角色发生过激烈争论，但却没有激起多少政治兴趣。²人们讨论了诸多可能的选项，却并未达成共识。公众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保留国防工业领域的工作机会，以及挽救面临关闭

1 Eliot A. Cohen, "The Mystique of U.S. Air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3, No. 1, 1994, pp. 109-124.

2 Michael E. Brown, Owen Cote Jr., Sean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America's Strategic Choice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0.

威胁的国内军事基地。¹在海外，美国在东欧国家中推动民主制度的建立，并为收集和保護苏联解体后变得多余的核武器的行动提供补贴。²

苏联解体导致了巴尔干地区的种族冲突，这种冲突很快超出了欧洲相关机构和联合国的利益或能力控制范围。美国起初小心翼翼，而后大力地介入到这些冲突，以及其他同时在非洲和中东地区发生的各种人道主义灾难中。由于美国在管理这些地区问题上有着强烈的意愿，甚至包括承诺投入军事力量，美国的冷战盟友们继续削减自身的军队，仅寻求美国强化安全保障，而这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北约东扩以及深化美国与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的经济联系来实现的。

正当美国国内对美国卷入所谓民族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的疑虑不断增长之时，基地组织（Al Qaeda）袭击了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导致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以及在预防和消灭恐怖主义旗号下的民族国家建构工程的大规模扩展。国防预算很快超过了冷战时期的水平。新的技术和战术也得到部署以应对全球的恐怖主义威胁。³值得注意的是持续监测技术的使用，以及来自无人和有人飞行器的精确袭击。特种部队及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在摧毁恐怖主义网络方面也加快了运用。⁴

尽管美国深度参与反恐，后冷战时期的惊人之处其实在于与冷战的连续性。获取高于对手的技术优势是美国军事实力的本质。它涵盖了战争的所有方面，并得到向军事相关技术领域的持续性大规模投资的支持。70多年来，这些投入每年固定在500亿至800亿美元（不变美元价格）之间。仅美国就占据了世界各国每年武器研发投入的2/3。2019财年，美国在武器研发方面投入800亿美元，超过了除中国和沙特阿拉伯之外所有国家的国防预算总和——包括人员开支、运营成本和采购等。

把重点放在技术优势上是出于限制伤亡的政治需要。美国一直以来都是劳动力输入国，长期缺乏工人和士兵。民兵组织也只能在短时期内维持动员状态。志愿从军者在任何情形下都难以征集，对旷日持久的战争来说则更为稀缺。在冷战中最为血腥的次级战争——越南战争之后（超过5.8万美国人死于越南战争），美

1 Eugene Gholz and Harvey M. Sapolsky, "Restructuring the U.S. Defense Indust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3, Winter 1999-2000, pp. 5-51.

2 Sharon Weiner, *Our Own Worst Enemy? Institutional Interests 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Expertis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1.

3 Andrew Bacevich, *America's War for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A Military History*,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2016.

4 Sean Naylor, *Relentless Strike: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New York, NY: Saint Martin's Press, 2015.

国废除了到处都不受欢迎的征兵制。¹ 不过，随着美国逐步将掌管全球安全作为其冷战后的外交政策任务，并提高那些看上去远离美国本土和美国国家利益的地区在安全事务中的参与程度，保持军队低伤亡水平以及尽量避免平民伤亡成为政治上的当务之急。²

今天，美国公众几乎注意不到美国的全球参与。这主要是因为：经济负担小；伤亡和税收水平低；没有征兵；技术承担了大部分的战斗任务；管理机构已运行数十年；而且地区问题太过复杂和遥远，对沉浸在消费主义中的美国民众来说无关紧要。

四、东方的艰难挑战

东西方之间充斥着对彼此的不满。据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感到了帝国和世界地位的丧失。俄罗斯担心北约扩张至其边界，其官员也由于俄罗斯无法与美国同为超级大国，而在心中忍受着持续不断的国际凌辱。³ 崛起中的中国似乎希望获得更多的尊重。⁴ 中国的军事实力可能随着其经济的发展不断增长，但其国际亮相却黯淡无光。中国对周边海域的强硬主权主张遭到了周边的断然拒绝及美国的否认，美国还定期派出作战力量在这些水域测试航行自由（freedom of navigation）。欧洲担心俄罗斯试图重新控制其失去的帝国部分。波罗的海国家尤为感觉脆弱，它们通过驻军和常态化紧急增援演习来寻求北约的保护。在美国，很多针对俄罗斯的政治愤怒是由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说法引起的。整个西方普遍担忧中国的贸易和侵占知识产权。中国政府和跨国公司之间可疑的、未被承认的关联也令人担忧。

尽管这些不满必令东西方关系更为复杂，但它们本身不太可能导致第二次冷战。只有对美国自封的全球安全管理者角色发起直接挑战，才有可能通过提供一种替代当前“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权力结构，引发另一场冷战。不过，这一挑战似乎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它需要克服三个重大障碍。首先，东方内部的权力关系需要变得更加清晰。第一次

只有对美国自封的全球安全管理者角色发起直接挑战，才有可能替代当前“美国治下的和平”，引发另一场冷战。

1 参见 Eliot Cohen, *Citizens and Soldiers: The Dilemmas of Military Servi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Beth Bailey, *America's Army: Making the All-Volunteer Forc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 Harvey M. Sapolsky and Jeremy Shapiro, "Casualties, Technology and America's Future Wars," *Parameters*, Vol. 26, No. 2, 1996, pp. 119-127.

3 Michael McFaul, *From the Cold War to Hot Peace: An American Ambassador in Putin's Russia*,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8.

4 Ezra F. Vogel, *China and Japan: Facing Histor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冷战以苏联为明确领导者的等级制度已经过时。其次，东方将不得不在整个战争领域与西方展开技术竞争，这是在第一次冷战中无法做到的。最后，东方需要具备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力量的能力，因为与第一次冷战时相比，其最近的邻国更加富有，也更充满敌意。因而，潜在包围可能会比之前更加严密和有力。

我们需要注意到，西方并不存在领导权的问题。没有任何国家或者国家联盟（如欧盟）有足够的实力或动机来质疑美国的领导地位。事实上，任何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所拥有的智慧的担忧也被如下情况所缓解，即美国的盟友几乎可以自由地对美国的任何提议持有反对或者弃权的态度，但与此同时仍能继续享受美国的保护，包括许多国家受益于的美国扩展威慑的明确承诺——核保护。美国的盟国可以提供军事基地、其他专门领域的服务以及军队，但是美国独自承担了所有重大军事行动的全部重担。究其本质，美国的盟友在安全问题上都是幸运的搭便车者，它们随心所欲地推卸自身责任并发出抱怨，它们对共同防务的贡献充其量也只是有限的，而且大多数时间忙于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¹

要理顺中俄之间的权力关系可能要困难得多，中俄两国的军事实力比加拿大和美国、德国和美国的军事实力对比更加平等。就在最近，中俄都谨慎地看待对方，两国更像潜在的敌人而非朋友。俄罗斯维持着与其经济规模不相称的庞大军事力量；而中国则恰恰相反。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及其在发展军事装备上的新投资，中俄之间的力量平衡正快速地向有利于中国的一方倾斜。两国在联合军事行动方面没有多少经验。而且尽管中国过去习惯于购买或者制造各种俄式军事装备，中国对在军事相关事务上获得完全独立的兴趣似乎正在增长。

在第一次冷战中，西方通过玩弄挑拨离间的策略获得了优势。同第一次冷战时期一样，东方阵营还是中俄两个国家，即便他们彻底转换了双方的正式关系，诱发中俄背叛彼此或者公开两者分歧的机会仍旧存在。中俄共同边界毕竟曾发生过战斗，因此两国的边界不可能被弃之不顾，这可能牵制了本可投入到其他地方的力量。考虑到历史，中俄之间仍将持续存在信任问题。

中国和俄罗斯在许多技术领域都非常出色，但为对抗西方特别是美国，两国本质上需要在所有的技术领域都占据制高点。俄罗斯在努力保持潜艇和导弹同步发展的工作中已经出现过灾难性的事故。² 中国在航空电子和发动机，以及一些

1 Jeremy Stohs, "Into the Abyss? European Naval Power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71, No. 3, Summer 2018, pp. 13-40.

2 参见 Sam LaGrone and Ben Werner, "14 Sailors Die on Secretive Russian Nuclear Submarine; Putin Calls Incident 'Great Loss'," *USNI News*, July 2, 2019, <https://news.usni.org/2019/07/02/14-sailors-die-on-secretive-russian-nuclear-submarine>, 2019-08-01。在美国，存在一种夸大对手能力以刺激反击计划的倾向。参见 Dov S. Zakheim, "Putin Built a Hypersonic Arsenal, While the Pentagon Slept," *The Hill*, August 26, 2019, <https://thehill.com/opinion/national-security/458769-putin-built-a-hypersonic-arsenal-while-the-pentagon-slept>, 2019-08-26。

海军技术方面仍显滞后。¹ 持续不断地追求创新是现代军事力量的关键。技术移民身居美国军事创新前沿，对他们来说，中俄两国缺乏移居的吸引力；对伤亡的担忧驱动着美国军事技术创新，而中俄对伤亡人数亦是不甚关注。

最后，中俄两国都有必要拥有全球抵达能力，在远离国土的战场进行有效远距离作战的能力，以及相应的内部沟通与供应线。中俄两国似乎正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俄罗斯已派兵到叙利亚，并在当地维持了中等规模的军事力量，以挽救受困于叛乱的阿萨德政权。中国在吉布提建立了前沿基地，并且一定程度上正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探索建立其他基地的可能性，这些无疑具有全球影响力。但是正如美国所意识到的那样，这是一项非常昂贵的事业，需要持续不断地轮换训练有素的军队、长距离补给线，并有可能陷入别国内战或者边界冲突。

五、这种模式还将继续下去吗？

本文的论点并不是历史将重演，或者类似于冷战的某种军事优势现象能够被科学有效地识别成某种模式。本文认为，正是二战结束后迅速开启的冷战将美国及其盟友与苏联及其盟友对立起来，导致了美国内部在政治上和行政上的诸多变化。这些变化在冷战结束后仍持续存在，而且很可能对美国如何回应第二次冷战发挥关键作用，当然前提是第二次冷战将很快启动。

这些变化使得美国成为一个动员起来的社会，训练有素并装备精良的军队持续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部署，以保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尽管美国之前已经拥有大量的资源和庞大的人口，但在冷战前，上述动作在政治上并不可行。地理环境和联邦制不再是重要的约束因素。美军及其装备在全球范围内驻扎，其中许多是驻扎在二战期间建立的基地并听令于同期成立的指挥部。针对核攻击的最小限度预警以及有限甚至毫无防御所带来的威胁，赋予了总统最高统帅的权力，这是和平时期的联邦政府及其行政部门无法获得的。

美国在冷战之后仍旧保持着动员状态，其当下的关注点是维护全球范围内的地区稳定。包括特朗普总统在内的一些人抱怨，美国事实上在为盟友的安全买单。有人担心，美国目前在应对全球不安全的根源方面做得不够，比如气候变化或者收入不平等。还有人担心美国正在推卸其国际领导责任，转而关心国内问题。² 不过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美军仍大规模地部署在前线，美国的空军和海军仍旧在远离本国国土的地方进行巡逻。掌管全球安全已经成为美国军事思

1 Brett Forrest, "U.S Aims to Block Chinese Acquisition of Ukrainian Aerospace Compan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3, 2019, <https://www.wsj.com/amp/articles/u-s-aims-to-block-chinese-acquisition-of-ukrainian-aerospace-company-11566594485>.

2 Edward Wong, "Waning of American Power? Trump Struggles with an Asia in Crisi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3, 2019, A9.

维的惯性。考虑到存在的威胁以及需要付出的努力，这并不是一个代价非常大的习惯。

挑战美国治下的和平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包括技术和军力上的大规模投入，以及找到盟友并给予资助。

挑战美国治下的和平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包括在技术和军力方面大规模的投入，¹ 以及找到盟友并给予资助。如果上述两条都可做到，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将是哪个国家的和平？² 是中国治下的和平（A Pax Sinica），还是俄罗斯治下的和平（A Pax Russia）？第二次冷战可能不难启动，但如果东方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很难想象它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崔志楠译；李卓、曾楚媛校）

1 美方正密切关注。参见 Elsa B. Kania and Wilson Vorndick, “Weaponizing Biotech: How China’s Military Is Preparing for a ‘New Domain of Warfare’,” *Defense One*, August 14, 2019, <http://www.defenseone.com/ideas/2019/08/chinas-military-pursuing-biotech/159167>, 2019-08-20。

2 也有人认为中国已经准备好了。参见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